

王世杰武漢大學與我 (下)

繆培基

(本文插圖刊第42、43、44頁)

外力干擾不安教席

我於一九三六年八月至廣州，新任軍委會委員長廣州行轅參謀長陳辭修將軍正著手辦理兩廣善後事宜。一日，召見我於東山臨時官邸。閑談中說：「令兄培塿盛年在職病逝(註：一九三〇年六月在粵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任內，時方三十三歲)，殊堪惋惜。他學問好，品德更好，為袍澤所共敬愛，若仍在人間，不會有陳濟棠做南天王。」數天後，他又叫我往黃埔行轅晤談，即寫條子派我為行轅設計委員。不知何因，始終無正式派令發下，亦不悉可否兼職。時值粵省政府改組，吳鐵城先生任主席。新任廣州市長曾養甫先生派我為市政府設計委員。據言，我可遙領，不須上班辦公。我們搭粵漢火車返武大，趕上九月一日開學。對我而言，這是第二學年。受吳學義教授的鼓勵，我陸續在「武漢日報」、「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南京出版的「外交評論」發表論文。在與還在德國留學的朋友朱伯康、關自恕通信中，對國內若干問題有所批評。那時，京滬部分刊物揭發民主政制的弱點，鼓吹德國納粹主義和義

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優點，主張中國應採希特拉、莫索里尼式的獨裁政權。新自英、法留學歸來，腦袋裏充滿民主、自由、法治思想的我，自然站在反對方面，指斥這種「時髦」言論將危害國家前途。南京某秘密組織看見希特拉整軍備戰，威震全歐，且與義大利、日本締盟，企圖征服全世界，以為軸心國家必勝。這一小撮人物企圖建立個人獨裁制度，依附德、奧。他們控制的情治機關嫉忌我，秘密檢查我的信件。一九三七年初，武昌行轅主任何成濬忽接南京軍委會電令將我逮捕。何主任約晤王世杰校長密告：「逮捕國立大學教授係一重大事件。除非繆某觸犯刑法，或有叛國行為，我不便執行。請轉知他今後與在外國朋友通訊時，慎重表示意見。但若軍委會再來電令，我就要遵辦了。」校長回來，即將何主任所言對我複述。我聽後，心中湧起一股氣憤而感到沮喪，認為內亂已經平息，政局安定，盜賊斂跡，社會秩序良好。政府並未宣佈戒嚴，而私人通信竟受秘密檢查，且在信中亦無反對當局的言論。至於在報紙刊物發表的文章又未有宣傳共產主義，或煽動叛亂的詞句可作證據，今竟由軍事機關下令

逮捕，足見國民人身安全毫無保障，通信自由不受尊重。此種情況令我感到學院生涯已無意義，雖王校長和周鯁生、皮皓白二師善言安慰，叫我無需把這事放在心頭；陳辭修將軍亦對王校長說過：「雪竹(成濬)可逮捕繆教授，我可保釋他。」我總覺得不安於教席，而萌改業的意念。同年五月廣州市長曾養甫奉命繼宋子良兼任粵省府財政廳長，忽來一電要我立即赴粵。我不知道何事，請假回廣州。如同年前他接任鐵道部長時那樣，不經商量，一見面就派我為秘書兼人事室主任，又叫我立刻把前任宋廳長的鐵櫃打開，接收所有英文文件。這是他第二次對我「垂青」，實在不能再違反他的好意，令他失望了。過了兩週，重要文件處理就緒，返武大向校長提出辭職，他勸我無需因上次事件而去，鯁生、皓白二師也不贊成離校，說：「你要從政，將來機會很多，何必急於此時返粵？」我答：「原以教學為終身職業，並無改行的欲望。但今感被人監視，一身安全無保障，不能安心教課和研究學術。此次求去實為環境所迫，違反初衷。」隨即商定，大學尚有三星期就放暑假，我擔任的三門課程

請樊德芬教授代我講完。於是，包裝書籍雜物，再乘粵漢火車南下。

早在是年二月經吳學義教授介紹，租定廬山牯嶺美僑所有的山舍一幢為我夫婦避暑之用，租金已付，今屆五月底，不能退租。所以，到廣州後又向財政廳請假一週，攜女傭送妻上牯嶺度假後，回廳上班辦公。

七月七日抗日戰事爆發，長江各市情勢突趨緊張。內人接我電促下山南歸，攜女傭搭火車到廣州之夜，適值敵機空襲警報發出，全市燈火管制，在昏黑中僱三輪車回抵寓所。

武漢大學開始包裝圖書設備，準備遷往四川樂山。

在武大教學兩學年，我喜愛珞珈山綺麗的風光、美奧美倫的校舍、蓬勃壯大的學府，和一羣天真活潑的青年學生。也享受與老師和名教授們共事之樂，一旦別離，不禁滿懷傷感，潛流悽愴的眼淚。此去投身公務，深知國難當前，內憂外患方興未艾，宦海浮沉，前途茫茫，個人去向如何，只好委之命運了！

艱辛考驗重登講壇

養甫先生對我特別優待，他恐財廳一份薪俸不够家用，准我兼領市政府設計委員的俸給；又以應款購美國小轎車供我專用，配備司機，供給汽油。時值敵軍步步入侵，武漢岌岌可危，廣州頻受日機空襲。財廳屋頂裝置警報臺，不時鳴鳴長鳴，震耳驚心。因無防空洞，員工倉皇沿街向西關住宅區逃避，警報解除後陸續回廳辦公，如

此歷時一年又三個月。在這時期中，我與中山大學教授朱伯康、關自恕（即在德時和我通信的朋友）共辦「現代中國」月刊，支持愛國戰爭。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敵軍四萬眾在惠陽縣大鵬灣登陸，廣州告急。余漢謀統率的第四路軍星夜開往前線，準備迎擊。未見日軍，即奉命後撤。白雲山機場無高射砲防衛，敵機任意低飛投彈，我住的一幢洋房靠近機場飽受威脅。廣州居民紛紛離市，或奔往鄰縣，或搶搭輪船赴香港。某日晨間忽接英國駐沙面總領事電話說：「日軍向廣州前進，珠江口即將封鎖，最後一班英輪定今下午開往香港，請繆夫人趕搭離去，我在碼頭照顧她上船。」我即轉告內人立即收拾衣箱一件，下午派車送她赴碼頭。英總領事在搭客蜂擁中協助上船，開赴香港。先是，我在廣州組織「留英同學會」，省衛生局長黃奕任會長，我任秘書，與英總領事常有聯繫，這次見危伸手援助，實屬難得。

省政府緊急北遷，所屬各單位疏散員工。財廳部份職員向曲江撤退。十一月十七日我偕三十餘人押運公文檔案，分載民船九艘，溯北江向西北叢山中的連縣進發。四日後廣州淪陷。我們船隊逆水推拉，進程緩慢，經旬日到達連縣城。人員方登陸，忽見敵機兩架飛來，我急奔城門停足注視，驟聞砰然巨響，上面城樓中彈倒塌，磚瓦灰土傾瀉而下，一時天昏地黑。稍後起立，滿身塵垢，上衣染有鮮血，見旁邊一位同僚已被炸斃，數人受傷，我幸無恙。

部署畢，吳主席鐵城、曾廳長養甫先後繞道

廣西東北山區，乘轎抵步，即派我為「東江稅務督察專員」，向廿九縣及所屬各稅局催繳稅收。一九三九年二月省政府改組，吳主席調任中央海外部長，遺缺由李漢魂將軍接充。省銀行行長顧季高（翊羣）先生繼養甫長財政廳。省府再遷往第四戰區長官（長官張發奎）部所在地之曲江，又在興寧縣設東江行署，裁撤稅務督察專員。顧廳長改聘我為顧問，命往南路各縣局催繳省稅。行抵香港，奉中央黨部電派為廣東省執行委員，同時又奉青年團中央團部委為廣東支團籌備處幹事，遂隨顧廳長離港赴曲江就職。

我於一九二五年加入國民黨，雖有十四年黨齡，但一直在學院生活，未曾辦過黨務。辦黨要重組織，嚴紀律，應付複雜的人事，非我所長，亦不感興趣。在黨部工作三個月，代理過書記長職務，旋奉調赴重慶復興街中央訓練黨政班第三期受訓一個月。巧遇曾養甫先生任指導員，他認為我是書生，不適於黨務工作，主張恢復教學生涯，並向中山大學鄒校長海濱（魯）先生推薦。那時鄒校長任重慶，欣然答應。逾一旬，聘書由雲南澂江縣中大代理校長蕭冠英先生寄到。

王雪艇師任中央宣傳部長，在我往謁報告時不表讚許。他說：「你既離學從政，今又棄政返學，宗旨不定。一個人應擇定一條路走去，不可隨波浮沉，致將來一事無成。」他的指示是絕對正確。惟既接受中大聘書，米已成飯，不容失信，亦不能再次辜負黨國元老盛意。七月底回曲江，電請中央准予辭去廣東省執行委員之職，得覆電慰留。我再電堅辭，同時覓得卡車一輛，裝載

書籍，離曲江赴昆明。抵貴陽，接「准予辭職」電。黔滇公路爬山越嶺，曲折廻環，其建造工程之艱鉅，令人驚嘆。八月到昆明，因尚未開路，只得騎驢循羊腸小徑至澂江縣國立中山大學臨時校址。

中大於廣州淪陷前遷來，不及一年，以神廟為教室，菩薩與學生共同聽講。租農家為宿舍，無電燈，夜點洋油燈讀書，無浴室，亦無水廁，遍地跳蚤。內人由英倫回來，每夜就寢，擒捉數十種投入床旁水盆中浸死，但繼至者衆，無法消滅（請參閱「繆培基文存」中的「澂江懷戀」一文）。校舍所在區有廣漢田野，蠶豆叢生，一片綠色。撫仙湖碧水與藍天相映，山坡環繞，野花芬芳，松柏參天，風光綺麗鮮有倫比。

教完第一學期的功課，忽接粵財政廳長顧翊羣先生電，派我為中山縣稅務局局長，要我立即赴任。那時日軍僅佔廣州，中山縣仍在地方團隊控制之下，走私猖獗，稅收銳減。顧廳長希望我以雷厲風行的措施前往整頓，增加抗戰財力。對我信任看重，萬分感動，但不能中途毀約，拂袖而去，乃覆電懇辭。

一九四〇年六月暑假開始，中大奉命再由澂江遷往湘粵邊境的坪石。頻頻遷徙，教師不安於講課，學生不安於唸書。而且，坪石位於粵漢鐵路側，為日軍進攻的目標，隨時可能被敵佔領。我來校才十個月又要搬家，大學這一決定真令人失望灰心！我把無意隨校遷移的理由函報中央海外部長吳鐵城先生，旋奉電囑即往重慶。遂將新校長許崇清送來的續聘書退回。

服務中央再次受訓

七月到重慶，吳鐵城部長正準備赴南洋各地宣慰華僑，九月動程前派我為海外部專門委員，負責開辦「海外高級幹部訓練班」，分別在陪都、昆明招考大學畢業生，加以短期講習，然後分派海外大都市擔任黨部書記長或黨報編輯。我認為這是教育職業的延續而很感興趣。兩地共選錄優秀學生十八名，在海外部禮堂上課。兩個月訓練完畢，再送往中央訓練團受訓一月。是年底，吳部長給他們派定職務，分別出國。不久，吳先生調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劉維熾繼長海外部。

一九四一年八月，中央以海岸線全被日軍封鎖，急需開闢滇緬公路，以仰光為後方供應港，遂組織友好訪問團訪緬甸，以蔣夢麟為團長，曾養甫副之。團員有杭立武、羅家倫夫人、繆雲臺、謝仁劍和我。九月回渝後，海外部無事交辦。戰地黨政委員會主任李濟琛派我去廣東潮汕與閩南地區策動反正，我以文人不諳此道，又不懂潮州話辭謝。是年底，中央組織部長朱驥先（家驊）先生挽我過部任視察室主任。驥公在我北京大學唸書時係地質系教授，算是師生。次年元旦到職，視察室的視察十二位都是曾任各省黨部執行委員調部辦事者，富辦黨經驗，我的資歷最淺。接事後三個月，奉派赴湖北臨時省會恩施，調解黨部人事糾紛。乘電輪下巫山三峽，在巴東登陸後搭運貨卡車。因燒木炭為動力，欲登山而又倒退。嘗試兩天，卒能開行，越崇山峻嶺抵達恩施。那時，陳辭修將軍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鄂省

府主席，在長官部設晚宴款待，邀湖北要人李書城、副司令長官黃琪翔、省黨部主任委員苗培成、省政府秘書長等作陪。陳長官拱衛陪都，厲行新政，提倡節儉，四菜一湯。我初次品嚐鄂西特產哇哇魚，鮮美可口。

回渝後，復奉派往貴州視察黨務。至遵義，承浙江大學史地系主任張曉峯（其昀）先生熱誠歡迎，邀作兩次講演。朱伯康教授已由中山大學轉來浙大，談起我在武大時因與他在柏林通信而被軍事當局下令逮捕事，相顧一笑。

嗣抵貴陽，劉文島先生率勞軍團至。省黨部在大禮堂開大會，到數千人。劉先生首先出場，身材魁梧，腳穿長筒馬靴，威風凜凜。聲音洪亮，四壁迴響，手舞足蹈，博得如雷的掌聲。我在北京時曾聽汪精衛演說，其煽動羣衆的魔力亦不下於文島先生。我繼起講話，體格既短小，如上帝授課，理直而氣不壯，說完只聞禮貌性的掌聲，真感「相形見絀」。

返組織部報告方畢，中山大學新任校長張雲由坪石來渝，邀我回校擔任法學院院長。武漢大學政治系主任劉迺誠兄數日後亦由樂山來部勸我返武大教課。驥公部長不允，我亦記住雪艇師前次訓示：「應擇定一條路走去，不可隨波浮沉，致將來一事無成。」而無意離開中央黨部。

一九四二年十月朱部長調我為「黨團指導委員會」秘書。委員會由吳鐵城、陳立夫、谷正綱、張厲生、張道藩諸先生組成，以朱部長兼主任，每月開會一次，其任務是在全國民衆團體、大專學校、農工團體內部建立國民黨小組以指導其

活動，並防阻共產黨滲入奪取領導權。秘書工作繁重，且屬高度秘密。

次年夏，老上司鐵道部長曾養甫挽我過部任人事處長，駱公認為「挖牆腳」，自然不允。十月間，遠征軍司令長官陳辭修將軍因胃病復發，辭職返渝養病，羅卓英將軍繼任，要我做政治部主任，且言「長官部在印度東北比哈省蘭伽(RANGAH)，准我攜妻同住，內人可在軍中教授軍官英文。他商朱部長，得其同意。兩月已過，軍事委員會無派令發下，不能動程赴印。十二月忽奉調往復興關中央訓練團高級班第二期受訓六個月，保留原職原薪。

一九四四年元旦上復興關報到開學，學員都是黨政經各機關中級幹部，來自中央和各省市，英才薈萃。我被分配與查良鑑兄共一臥室，日夕晤談，從其人品學識中獲得許多進益。學員分組研究，外交組有張平羣、邵毓麟、黃朝琴、薛光前、吳世英、謝仁劍、孫秉乾和我共八人。每人需寫論文一篇，我請了賀耀組(曾任駐土耳其大使)做指導師。在受訓期間得瞻黨政首長的手采，聽他們的言論和報告。本黨總裁的多次訓示尤足永誌不忘。教育長王東原先生雍容肅穆，管教有方，深得全體同學的敬愛。在六個月薰陶中，我獲得許多知識，交結無數朋友，瞭解當前國家問題和世界情勢，這種長期集訓確有價值。摯友余紀忠兄欲舉薦我為陝西省黨部委員，介紹訪謁來渝述職的胡宗南將軍。我自忖粵人往陝省辦黨，實屬人地不宜，歎難應命，他也諒解。

陳伯南將軍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下野後隱居香

港。不久，日軍進據，企圖利用為傀儡。陳公不屈，化裝為星卜家，潛出港，溯西江，間關至陪都，受任農林部長，寓嘉陵山上。我念其栽培之德，於高級班六月結業時專誠往謁，重申感謝之忱。豈料此次晤談竟成永訣！

結業學員一律暫回原服務機關繼續工作，聽候分配新任務。八月廿九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以代電附分配工作名單送外交部，內容如左：
：(我也收到一份，仍存)

「繆培基——發交外交部，以駐加拿大大使館參事派用。

謝仁劍——發交外交部，以駐外使館一、

二等秘書或領事派用。

吳世英——發交外交部，以駐外使館二等

秘書或領事派用。」

外交部政務次長代理部務吳國楨接代電後呈覆，以我們三人須先入外交部服務一個時期，再視事實需要分別外派。侍從室人事處主任陳果夫先生不悅，認為吳國楨違抗委座命令，乃逕向行政院長兼外長宋子文交涉。宋院長答：「外交部有它一套慣例，該三員先入部歷練，熟悉部內情況，然後外派，對他們有益無損。那時，朱家驊驛先已調長教育部，中央組織部由陳立夫先生接長。人事室新主任于錫來兄勸我仍留黨團指導委員會工作，不必急於入外交部。我猶豫不決，上書果夫先生請示進止。

外交部於十月六日發佈命令，派我為專員兼禮賓司幫辦，吳世英為專員兼機要室幫辦。過了三星期，接果夫先生覆示，茲照抄如下：

「培基同志惠鑒：九月廿八日惠函已悉。所述各點已簽報委座鑒核。惟揆諸委座意旨，仍望各學員不計一時職位高下，到部服務，俟情形熟悉再謀外放。果亦作此主張，務希善體此意，勉到部任職，徐圖進取為荷。順頌時祺。陳果夫啓。卅三年十月廿四日。」(原函仍存)

我遵於十一月一日向外交部報到。吳世英兄則先我入部辦事。謝仁劍不去。

轉業外交師生同部

在禮賓司司長吳炳文(南如)主管下分兩科：第一科辦交際，科長王季徵精通法蘭西語文，幹練活潑。我到任後又奉令兼第二科長，承辦國書科員范道瞻、凌楚珣都是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畢業高材生，器宇不凡。僅兩月，奉調充歐洲司幫辦。司長梁雲松(龍)先生係北京大學繼王雲艇先生講「比較憲法」的老師，再坐春風，獲益甚多。一九四五年五月梁師出使瑞士，吳司長奉調補其缺，再為我的直接長官。歐洲司主管歐陸各國及所屬東南亞一帶包括印度、緬甸、中南半島、馬來亞、印尼、錫蘭、澳洲、紐西蘭、香港、澳門在內(菲律賓為美屬除外)的事務，業務繁重。

八月一日王雲艇師接任外交部長，挽甘乃光為政務次長，調駐美大使館公使劉鐸回部任常次。甘次長久歷政壇，才氣縱橫，劉次長係職業外交官，尤擅外交文牘，二人合作相得益彰。秘書室以簡任秘書王德芳兄為主幹，佐以周書楷、張沅長、張為資、黃克綸、陳英競、郭長祿、魏學

智、沈謀圭。此外，王部長復延攬黃正銘、張忠絨、程希孟、伍啓元、陳世材、程經遠等襄助。才俊畢集，極一時之盛。

八月六日美軍轟炸機在日本廣島投擲第一枚原子彈，兩天後（八日）蘇俄對日宣戰。九日美機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再過五天日本無條件投降。我最高當局爲預防俄軍入東北後掠奪我國權益，並阻止史達林援助中共紅軍攫取地盤起見，派王部長隨行政院長宋子文往莫斯科商訂條約。

早在同年二月美、英、俄三巨頭在雅爾達會議，美總統羅斯福急欲蘇俄參加對日本作戰，承諾戰後將日本在我東北所佔財產與一切權益歸蘇俄繼承享有。英首相邱吉爾未表贊同，亦不反對。羅斯福不先商詢中國政府，竟將盟邦利益犧牲爲贏取蘇俄參戰的代價，不計後果，其短視失策，罔顧道義，世有定論。宋院長至莫斯科談判締約，史達林始以雅爾達秘密協定面告，要求載之明文。

面對已成事實，王外長無可奈何；然仍力圖維護我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確定中央政府的地位。八月十四日在與蘇俄外長莫洛托夫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換文，及關於長春鐵路、大連、旅順口三件協定中，明白規定：（一）「依照彼此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與干涉對方內政之原則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二）「蘇聯政府以東三省爲中國之一部份，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重申尊重，並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三）「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

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四）「蘇聯保證尊重中國管轄中國東三省全部之主權，視其爲中國之一不可分離部份。」（五）「關於新疆最近事變，蘇聯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條約第五條所云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六）關於外蒙古，根據「民族自決」原則，尊重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但「中國政府聲明：於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爲邊界。」

由上觀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不利於我中仍然有利。倘史達林守信踐約，則東三省不致落於中共之手。王部長深謀遠慮，本忠貞爲國精神，費盡唇舌，苦心談判，達成此一結果，值得讚佩。詎料中蘇條約公佈後，一部分國人大加抨擊，甚至詆譏王部長「喪權辱國」。事實上，出賣中國利益者並非宋子文，亦非王世杰，而是羅斯福；食言背信者不是中國政府，而是史達林。

九月，政府接受美、英、俄、法四國管制德國委員會之邀請，派遣「中國駐德軍事代表團」往駐柏林。依照軍委會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會同外交部訂定的組織規程，軍事代表團設團長一人，團員七人，隨員、副官、技術員、雇員等十人。團長與武職人員由軍令部遴選，文職人員由外交部遴選，呈請委員長核派。文職人員以參事爲主管，受團長之督導，秉承外交部之指揮，辦理外交部駐德使領館職掌之業務，逕向外交部呈

報。

時值駐英軍事代表團撤遣，團長桂率真（永清）中將奉調轉任駐德軍代團長。十月某日王部長召見面諭：「德國現由四國分區佔領，各設軍政府，俄軍控制東歐，形勢萬分複雜。我要一個熟悉歐洲情況的人去幫助桂團長辦理外交，你可擔任這項重要任務。你當過大學教授，什麼事都可以做。」旋發部令派我爲軍代團參事。

桂團長由倫敦電王部長，保薦駐比利時公使館參事汪孝熙爲駐德軍代團參事。電中略稱：「汪參事孝熙在駐英軍代團協助甚爲得力，請調派柏林，以資熟手。繆培基同志精明幹練，可另派他國擔任適當職位。」外交部即覆電謂：「繆參事已明令發表，不便撤銷。」

在我的派令發佈前數日，歐洲司長吳南如密告：「駐澳洲雪梨總領事出缺，你願否接替？」我以部長已決定派往德國，我須遵命。其後，機要室幫辦吳世英兄奉派爲駐雪梨總領事。

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已卸職，奉教育部長朱驥先派爲中山大學校長，那時來渝準備將校遷回廣州，邀余擔任政治學系主任。雪師部長告他：「駐德人員已派定，且繆生不宜再改變職業。」

一九四六年元月由渝飛往印度加爾各答。總領事陳質平電請駐印專員沈士華在新德里洽英軍方分配我自己和隨員一名的機位赴英。日本投降後數月，只有軍方水陸兩用機來往英印間，供高級文武官員依職位高低分配先後乘坐。我們等候一個月才配到坐位。

到倫敦後，先向桂團長報到。嗣拜訪葉公超

先生，我在北大唸書時他是英國文學系教授，雖未上過他的課，總算師生。雪公任中央宣傳部長，挽他由西南聯合大學出任中宣部駐英代表，在職已兩年，與英國政要及新聞界密切聯繫，成效甚著。是年冬，王部長請他回國任外交部參事。一九四七年春，吳南如先生出使瑞士，所遣歐洲司長職由公超先生繼任，成了我在柏林時的頂頭上司。嗣又升充常務次長，對我工作多所維護。

我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到柏林，桂團長因需結束駐英軍代團事務，留居倫敦，每兩週或三週來德一次，至六月開始在團部住定。未幾，奉調任海軍總司令，八月返國。參謀總長陳辭修將軍電令團務交我代理。次年八月新任團長黃琪翔中將到柏林接事，軍令部加派我為副團長。

一九四八年七月黃團長奉召回南京述職後至香港，發表聲明投靠中共，何參謀總長敬之上將命我再度代理團長職務。是時俄軍封鎖柏林，美英被迫以大型運輸機裝運糧食、煤炭、汽油、機器、日用品接濟柏林二百餘萬居民及西方三國軍政人員。飛機班次逐漸增加，每五分鐘有一架降落，十五分鐘內卸貨後復起飛。十月十四日王部長於赴倫敦出席聯合國大會後回國，由中央社駐英特派員王家松陪同，順道來佛蘭福特考察。駐捷克大使梁龍趕到，我們三人隨部長拜訪美駐德軍總司令兼美佔區軍政府總督克萊將軍 (General Lucius Clay) 及其政治顧問馬斐大使 (Robert Murphy)。談及蘇俄橫蠻行為，克萊說：「俄人不守信用，縱訂條約，亦可隨時撕廢。」繼在美軍空軍司令部聽取空運供應柏林的簡報。我們

對其組織之嚴密，調機裝貨之迅捷，至感驚訝。(請參閱繆培基文存內「駐德軍代團始末記」)

一九四九年一月孫科任行政院長，王部長去職，吳鐵城繼長外交部。公超先生由常次升任政次。二月奉電調部，內定以我繼任常務次長。五月十二日柏林封鎖解除，我往英、美、法三佔領區考察。是時南京已失守，共軍渡長江，上海、漢口相繼淪陷，國府遷廣州，葉公超先生代理外交部長。十月中旬政府再遷重慶、成都。我無處可歸，乃赴英倫暫住，旋奉到外交部「留職停薪」的公文。

雪師態度莊重，不苟言笑，生活謹嚴，不煙不酒，沉靜淡泊，好學深思，手不釋卷，書生氣質不隨高官顯貴而稍有改變。著名學者，從不以

博士學位自炫。「比較憲法」是權威的標準教材，出版至今，尚無可與抗衡的著作。其對國民法治、民主、自由觀念發展上發生既深且遠的影響，我認為是他生平不朽的貢獻。雪師創立武漢大學，披荆斬棘，開荒闢地，蔚成新興的第一流學府，與張曉峯先生隻手空拳建設中國文化大學，先後輝映。早在英留學時即懷大志，以將來「組閣」自任(據梁龍大使告知)，此一宏願雖未達成，然自離北京大學教席後，歷任法制局長、教育部長、中央宣傳部長、外交部長、總統府秘書長，以至中央研究院院長、大學校長，為國家所建功勳，眾人共仰，青史留名，較「組閣」尤有過之。我以此得此良師為榮。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於美國加州

繆培基文存

繆培基著

定價 新台幣 壹佰元 正
郵撥 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為中華民國前任駐黎巴嫩共和國大使繆培基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共分七大部份：一、外交與國際政治。二、華僑。三、史料。四、譯文。五、雜文。六、書刊介紹。七、英文部份五篇，共計六十五篇，其中有關於評論以及遊記、散文、譯文多篇，對於治事為人立身處世之道，言之諄諄，含有教育意義，尤其文詞錘鍊精美，讀之引人入勝，不忍釋卷，歡迎購閱。郵撥 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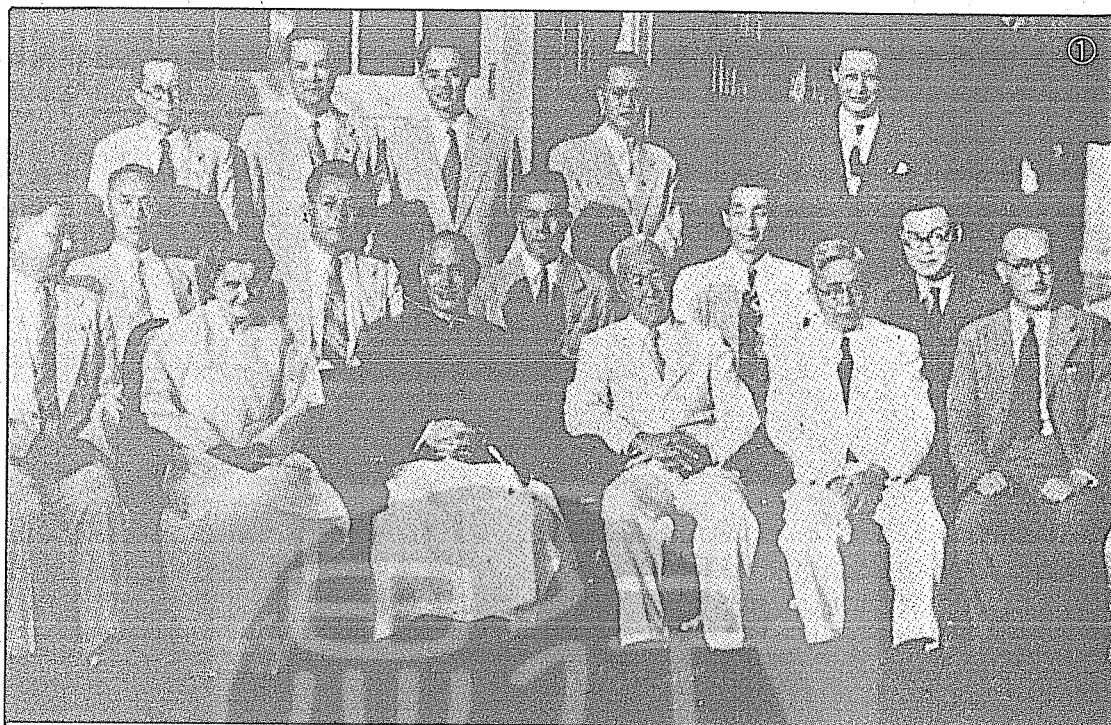


①黃季陸(前排中)與崔垂言(右二)等合影。

②王世杰偕夫人早年由馬紀壯(右)陪同在金門參觀。(文見22頁)

(2)





①前排右二起王世杰、李承晚、蔣介石、李承晚夫人在韓國合影。

②王世杰(前排左四)與參政會來臺同仁合影。左三于斌，左五包一民委員。(文見22頁)





①前排左二起林語堂、王世杰、何應欽、李濟等民國55年在南港中研院合影。

②民國61年國民大會武漢大學校友代表合影。左二朱士烈，左四王世杰。(文見22頁)

